

目 录

马占鳌的反清与降清	马培清(1)
陆洪涛督甘始末	魏绍武(10)
冯玉祥部国民军入甘纪略	曹之杰(21)
杨虎城派陕军人甘亲历记	杨子恒遗稿(34)
马福祥事略	田生兰(39)
马鸿逵在宁夏	张寄亚 王有禄 刘柏石(46)
马仲英与河湟事变	韩定山(70)
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	杨波清(94)
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形成及消灭	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(116)
我为马步芳向蒋介石要饷的钻营活动 ...	韩海容(186)
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(续二)...	王芸生 曹谷冰(201)
附载: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	(273)

附注:

对《马福祥事略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三十七辑
二四二页

对《马鸿逵在宁夏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三十七
辑二四二页

对《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
三十四辑二七四、二七七页

馬占鰲的反清与降清

馬 培 清

清同治間(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四年),甘肅的回民事變,是一次時間較長、區域較廣的民族鬥爭。事變的中心地點有西寧、寧夏、肅州、河州四處。後來西寧、寧夏、肅州的領導人都受到血腥的鎮壓,惟河州的馬占鰲不但無災無害地善終,而且由於他之青雲直上,形成了此後七八十年割據甘、寧、青的軍閥勢力。這種離奇的情況,一方面表現出馬占鰲的投機取巧,心計獨工,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清朝以回制回政策的陰險毒辣。這一事變的起迄,去今將近百年,除史籍所記官方材料之外,人們所能知道的只是一些傳聞。不過本人曾在馬占鰲的長子馬安良部下從軍多年,多次聽到馬安良講述他父親的故事,特把兩耳聽熟的一些事實,撮敘如下:

馬占鰲是河州(今臨夏市)摩尼溝何家庄人,先世念經傳教,家道貧寒。他開始在本地方念經,隨後到西安大學習巷清真寺留學。那時清朝政治腐化,在陝、甘作官的大小官吏,強半庸劣貪鄙;尤其當權的將軍、督撫,純系滿人,昏昧無知,遇到民族問題,經常揣度臆肥,歪曲偏袒,各地回漢人民積不能平。同時太平天國的革命戰火從西南燒到西北,西安是西北重心,不能不受影響。陝西回民素被剝削、歧視,乃秘密醞釀起事。馬占鰲在留學中曾經有所見聞,“穿衣”(畢業)後回到家鄉在本庄寺內做開學阿訇,能言利嘴,敢作敢

为,得到教下的信仰。他虽然貧寒,却有个很有錢的叔叔,在乡間放高利貸剝削穷人,极为羣众所不滿。馬占鰲經常劝他叔叔放弃債权,他叔叔不听,他便教借債穷人抗債不还。他叔叔向穷人追討,他就引用教条,斥責他叔叔违背經典,揚言要杀他的叔叔,終于使他叔叔屈服,烧掉了穷人借債的約据。这样一来,馬占鰲就更得到多数貧苦农民的好感。

先是,咸丰年間(一八五一年——一八六一年),青海藏民和蒙古人民互相冲突,引起清政府迭次在西宁的用兵。接着,巴燕戎格(今化隆县)的撒拉族人在馬尕三的率領下实行暴动,北扰西宁南川,东到河州积石关。馬占鰲集合邻村回民羣起抵御,屢次取得胜利。大家認为他有勇有謀,又是通晓經典的阿訇,于是馬占鰲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地回民的首領了。到同治初年,清廷政治越加腐敗,西宁、兰州的大員既愛錢、又怕死,对巴燕戎格的事变,忽剿忽撫,兵行所至,騷扰不堪。河州地区,北到河西,西到西宁,兵荒馬乱,富民困于捐輸,貧农苦于差役。及至陕西回变事起,太平天国的革命部队也从陝南进到甘南,久困暴政的河州回民再不能长此忍受。

先,已經爬上城了,由于城中有充分准备,守城的人仍把他击退下来。退的时候,他已跳到西城壕边,他二弟的衣服被地面的矛头穿入,掙扎不脱,大喊阿哥赶快救我。他見事势危急,回答說:“你向呼达(上帝)归順吧!以后阿哥給你报仇!”城上听見这个人是馬占鰲的弟弟,就投下油棉焚烧,在城下活活燒死。因此馬占鰲同河州守城的人結下了杀弟的深仇,决心要把河州拿下来。在休整之后不久,馬占鰲又把人马集中到河州城下,他考虑到破城后汉民会遭到殘杀,就和部众立下禁約,入城后对俘虏和降人只要順随回教,一律保护,不准乱杀。故当同治三年正月攻入河州城,对城中居民伤害較少。后来馬占鰲向左宗棠述說了当日情形,左对此大为贊許。

馬占鰲攻破河州后,东西乡的門宦和羣众都信服他有办法,他的势力北面扩展到黄河沿,东南扩展到洮河沿。这时的陝甘总督熙麟,除了派人撫諭綏和外,沒有一点办法。这之后,馬占鰲因鉴于永登的西南乡,当河州西北,居高临下,感受威胁,乃亲自帶兵去攻打牛站堡,虽然在攻堡时被城上抛下的砖头打坏了左眼,但他毕竟攻下了牛站堡作为河州的外卫。此外,他还利用撒拉族人在西面攻占了循化县城(城内未曾逃出的汉人一律順随了回教),解除了肘腋之患。

事情越鬧越大。这时陝回大批西来,清政府张皇失措,甘肃各处汉回互相猜疑,到处燃起战火。追隨馬占鰲的人越来越多,成分也越复杂。很多人就凭人多势重,任意妄为,常常奸淫擄掠,殘杀无辜;尤其东乡的一部分,表現得特为恶劣。馬占鰲对这种情况极为不安,曾經亲到宁河城(今和政县城)召集大众講話,大意說:“大家开始起事时,赤脚上穿着麻鞋,拿的是五尺长的矛头,是从艰难

困苦中来的。如今大家都搶富了,脚上穿的是羽綾靴,身上穿的羽綾馬褂,都惜錢愛命起来了,出去不好好打仗,只打算挖地窖,把矛头变成鏟头了。”东乡头目听了大为不滿,认为馬占鰲故意辱罵他們,鼓动羣众把他包围了,揚言要杀他。幸有东乡三家沟的一部分势力挺身保护,并劝告大众說:“現在要顾全大局,内部万不可鬧意見,以免分散自己力量。”这样苦苦相劝,才解了圍,把馬占鰲保出宁河城。馬占鰲临走时說:“既然东乡对我有意見,以后我就守积石关,守循化,河州的事我再不管了。你們另推元帅吧!”此后他就离开河州城回到大河家去了。

馬占鰲回到大河家后,河州的事情由东乡和八方的头目处理。起事羣众由于失去統一的指揮,内部又鬧不团结,彼此不服,部队自由行动,毫无紀律,事情越弄越糟。同治八年(一八六九年),左宗棠率領湘軍入甘,总兵傅先宗、徐文秀等从临洮一带渡过洮河,占領三甲集,进逼太子寺,大有一鼓蕩平河州之势。河州的各头目在节节失敗之下,大家商議,仍請馬占鰲回河州負責指揮,公推重要头目到大河家恳請。馬占鰲表示,要他出来負責,大家一定要听他的話,还提出:“凡作战不力、不遵守約束的,定要杀头。”他又說:“口說无凭,如果真誠受我指揮,須向我納經(即抱可兰經发誓)。”大家接受了这个要約,并納了經,馬占鰲便同他們回到太子寺(今宁定县)主持攻守計劃。

馬占鰲这次到了太子寺,首先調查失敗的原因,搞清責任,杀了三个作战不力的先行官,另派队伍反攻进逼的湘軍,仍然被湘軍击败,又杀了两个先行官。馬占鰲于是亲自帶上他有力的帮手馬海晏到前綫視察,看到四十多营湘軍分布在太子寺南面二十多里的新路坡,坡上較高的山峯都被湘軍占領,中心有一个稍低的山峯

沒有軍隊。視察以後，馬占鰲挑選了三百名最好的槍手，交馬海晏率領，夜間潛入新路坡占領了這個山峯。那時正是嚴冬季節，地面凍結無法安營，馬占鰲密派千人送土坯、挑水，在幾小時內砌牆澆水，築成光滑堅硬的冰城。槍手們有了很好的掩護工事，安排了足用的彈藥，準備天明應戰。湘軍因屢勝而驕，一夜未曾發覺，次日天明，突見敵軍營壘插進他們的中心，在前綫督兵的新任河州鎮總兵傅先宗既驚且怒，立即調配部隊親自督戰。馬海晏在數十營湘軍圍攻中，沉着應戰，毫不懼怯。他把三百名槍手分為兩部，一百五十人持槍射擊，只射不裝，一百五十人輪裝彈藥，只裝不射。因為所持的是舊日綫槍，這樣作就可以連續射擊，沒有槍手旋裝旋射的間歇時間，不給敵軍一剎那的空隙。馬海晏并嚴令槍手以先行官的動作為准，先行官不開槍，槍手不能開槍，因此湘軍幾番進攻都被打退下去，死傷甚大。傅先宗是湘軍中著名的勇將，他看到死傷多人，攻不下一个新立小壘，一怒之下親掌大旗勇猛冲鋒。馬海晏見來勢凶猛，命槍手瞄準射擊，立將傅先宗打死陣前。傅先宗死后，后路西寧鎮總兵徐文秀繼續作戰。次日拂曉，馬占鰲率領大軍由外面圍攻，馬海晏指揮槍手從中心冲殺，白刃相搏，殺聲震天，戰鬥異常激烈，湘軍內外受敵，陣勢大亂。徐文秀圖挽回頹勢，親自奮勇冲殺，也被槍手打死陣前。進扎新路坡的四十營湘軍就這樣全部潰敗，回軍得了不少的軍用物資。此後湘軍退守三甲集，馬占鰲進駐馬里庄，戰事告一段落。這是一八七一年（清同治十年）年底的事。後來談及這一戰役，馬占鰲把他所用的戰術名為“黑虎掏心”。

當日駐定以後，馬占鰲召集緊急會議。所有前后方參加這一戰役的头目都以為他們打了大勝仗，一定是研究如何進攻的方法，

不料会集以后馬占鰲突然提出投降問題。大家听了都很吃惊，立即質問：“我們以前屢打敗仗，还要坚持斗争，如今打了这样的大胜仗，为何却要投降？”馬占鰲說：“陝西的白彥虎失敗了，宁夏的馬化龙也失敗了，陝西已告肅清，甘肅也大半平定，我們只剩河州同西寧两个地方，还要同清朝作对是不行的。况且我們已經鬧了十年了，再不想結束办法，究竟鬧到甚么时候呢？我认为这时乘胜投降，过去的罪恶由我一人担当，清廷一定少办善后（即鎮压一批起事的人），这对大家都有好处。如果等到失敗了才投降，办善后一定很重，大家受累，恐怕死的人不少。”說到这里，多数人还不同意，还有人主张攻过洮河再看形势。馬占鰲說：“我們一直往下搞有甚么最后目的？如果說一直要战到成立国家的話，必須选出一个皇帝来，但做皇帝我可不行。大家如能选出个令人心服的皇帝，我愿意扶持，我們就一块儿干到底。不然的話，我看还是早点投降的好。”說到这里，大家虽然知道終究得走投降道路，但仍有人主张把三甲集的湘軍赶过洮河，叫他們更知道这边的厉害，然后再議投降。馬占鰲說：“够了！只是这一个胜仗，已經增长了大家的驕气，忘記了胜仗中曾有不少人死亡，再来个胜仗打过洮河，那一定会再死亡更多的人。如果大家只知胜不知敗，話就更难說了！”馬占鰲就这样再三开导，終于决定了一个胜利投降的历史創作。

一八七二年（清同治十一年）二月，投降問題决定之后，当即由文案馬鏞写好投降稟帖送投三甲集的左軍。这时左軍在新敗之后，損兵折将惊慌万状，正計劃向河东撤守。統兵的山西臬台陈湜出乎意外地接到投降稟帖，将信将疑，对来人說：“你們如果真心投降的話，回去告訴你們的头目，立即掛出免战牌，双方停战，再派头目到安定大营去見左帅，請求收撫。”馬占鰲得到这一指示，召集各

头目商量去安定見左宗棠的人。他表示自己亲去，各头目均不同意。討論的結果，决定派头目的儿子先去。于是馬占鰲的长子馬七五（即馬安良）、花寺馬永瑞的长子馬如蛟、洪門馬万有的长子馬福才等共十人，当时称为投降的十大少爷，次日即通过陈湜赴安定去見左宗棠。

自从新路坡战斗之后，部分回民已經偷过洮河进行搶掠，河东各地人心惶惶极为慌乱。駐在安定大营的左宗棠得到失敗消息，十分焦急，突然接到投降稟帖，并有头目人的十个儿子来見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他断定这是誠心投降，不再是緩兵之計，当即欣然接受。左在談話中知道馬占鰲的儿子馬七五还没有名字，就当面給他起名叫馬安良，还贈了“翰如”的表字。左对这十个少爷說：“你們的父亲能真誠悔罪，率众归順，很好，很好。我一定接受他們的誠意，好好招呼。現在我就要进兰州。回去告訴你們的父亲，叫他們不要害怕，都来兰州見我，商量善后办法。”于是这十大少爷很满意地回到河州。

馬安良等十人从安定轉回河州，馬占鰲即照左宗棠的指示召集羣众討論后，同馬悟真、馬永瑞，馬万有、馬海晏等十二人赴兰州，住綉河沿清真寺。报到以后左宗棠隨即傳見，馬占鰲見左之前，隨身帶上一條鐵鏈。左升堂后，馬占鰲自鎖鐵鏈向左叩头。左惊問左右，誰叫你們鎖他，左右都說不知道。馬占鰲自己哭着說：“我有万死之罪，應該上鎖，是我自己帶上的。”左即吩咐左右当堂开锁，向大家一面曉以大义，一面进行安慰。十二人同声說，我們罪恶大，應該严办。但馬占鰲却說，罪恶在他一人，其余人众都是裹胁而来的。左說：“你們今天洗面革心，过去的罪恶都可以洗刷。”遂給他們賞了六品軍功的頂戴，叫他們帶罪立功。

那天夜里，左又传馬占鰲一人去見，由戈什們領入左的臥室。左躺在在床上，馬跪拜后起立。左命坐，馬不敢坐，站立床旁。左向他詢問起事原因，詢問為何強迫漢人順教。馬占鰲說：“起事為的自衛。要漢人順教，是借此保護漢人。”左開始對強迫漢人隨教一點很不高興，聽到馬占鰲這樣解釋，覺得這個方法很有作用，便喜悅了，隨即說：“你這個辦法也對。你能明大義，又能率眾投誠，這是很好的。不然的話，大軍進討，要斬草除根呢！”接着又問占鰲：“如果我不接受投降，三路進攻河州，你將用什麼方法防禦？”馬不敢回答。左鼓勵說：“你不要怕，儘管說，將來我要用你為國家報效呢。”占鰲說：“大帥如不准投降，我們就要決以死戰。”左說：“你決以死戰，總得有個辦法。我問你是怎樣應戰哩？”占鰲就說，我們還有若干人馬，前方如何布置，後方如何準備，還要抽出一部分精壯人馬去扰乱後方。左听得笑了，把占鰲肩上拍了一把，堅決要占鰲坐下細談。占鰲遵命坐定，一直談到天明。最後左命占鰲荐舉誠實可用的人員，占鰲分別推荐了馬悟真、馬永瑞、馬萬有、馬海晏等，然後退出。

馬占鰲回到住處，給大家說明見左經過，並商量接受官職任務。惟馬萬有不愿受職，他說：“我們鬧到這個地步，做了官如何對得起百姓。我只要保全性命就夠了！”以後左給河州鎮編了三旗馬隊，以馬占鰲為督帶兼中旗管帶，馬悟真為左旗管帶，馬永瑞為右旗管帶，馬海晏為督標中營步隊管帶。從此他們就由投降而作了官，率領騎兵參加在清軍劉錦棠西進的部隊內，由循化進入化隆、貴德、碾伯，最後進入西寧、大通，結束了河州、西寧的事變。這次事變的起迄，經過十餘年時間。左軍每克服一處，都實行了严厉、殘酷的“善後”（即鎮壓）。惟河州因左宗棠賞識馬占鰲的投降，只

令賠修了在戰爭中摧毀的城牆、廟宇，過去的罪惡一概從寬免究。因此馬占鰲父子對左宗棠的感戴，真達到了淪骨浹髓的程度。

以上是馬安良經常對人談說的發迹故事，我聽到的不止一兩次，特追述如上。當然兒子表揚父親，或許有點誇張。不過河州新路坡的這番戰鬥及其戰勝投降的經過，不論漢回傳說，大體相似。僅僅在馬海宴所帶槍手的數目上略有不同（有的說是五百人，人攜一椽一水瓶，結成營壘）。另外，這次事變，漢回人民被封建官僚挑撥離間，互相殘殺，死亡的人確實不少。根據最近臨夏市協所供給的材料，光同治三年正月馬占鰲攻破河州城，城內就死亡了一萬多人。同治六年，陝回楊文治、馬士彥等在董志原失敗，分竄河州，人數眾多，馬占鰲等令分駐四鄉，叫隨教漢人供給糧食。陝回因無家可歸，起了奪取隨教漢人產業的思想。那年冬天，馬悟真的弟弟人稱三師父的，到北原上開會，表面上說要陝回和隨教漢人和平共處，却暗令陝回殺死了數十名漢人，奪取了財產。四鄉隨教的人聽到消息，相率逃亡，結集到煙囪山，準備逃向藏區。馬占鰲得悉這種情形，糾集回軍四萬多人，圍困煙囪山，把數萬隨教漢人完全殺盡。到同治九年，他投降左軍，却說強迫漢人隨教是保護漢人，這就和事實大相逕庭了。馬占鰲等在暴動時作了不少罪惡，到了後來看清失敗的趨勢，又出賣民族利益，以投降效忠，彎弓反射，殺自己的同教同族，做清朝奴才，換得了父死子繼的富貴榮華。從好的方面說，甘肅人民曾因此獲得暫短的休養生息，從坏的方面說，那就是善于投機的陰謀家了。

（政協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供稿）

陆洪涛督甘始末

魏紹武

我在清末由保定軍官学校毕业后，即回甘被派任甘肃常备軍第一标書記，后又任振武軍教練官。陆洪涛任隴东鎮守使后，我被先后調任鎮署中校參謀、隴东巡防軍第一营管帶及陆之卫队統帶等职。一九二一年陆升任甘肃督軍后，我又先后担任亲軍統領、督軍署軍务科长、參謀长及卫戍司令等职。因此，对陆洪涛在甘的一切知之較詳。茲根据我当时亲身經歷及所見所聞，就回忆所及叙述如下。

一 陆洪涛的略历及其实力的长成

陆洪涛，江苏銅山县人，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，与北洋軍閥段祺瑞、王占元等均为同学。清末，陆随陶模（新疆巡撫，后升陝甘总督）由新疆到甘肃，初任新軍督操官，繼由营长擢升为甘肃常备軍第一标标統^①，駐兰州东教場。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，各省响应，特别是陝西民軍起义，攻克滿城，清廷震惊。陝甘总督长庚深恐駐兰常备軍与甘肃其他部队不稳，乃与亲信开会决定，改編常备第一

① 当时甘肃常备軍共三标。一标标統为张定邦，陆洪涛为该标第一营管帶。张調任西宁鎮后，陆即升任标統。二标标統为馬福祥。三标标統为周务学。

标为振武軍,第二标先改巡防队,后改昭武軍,第三标为忠武軍。又将隴东张行志部改編为壮凱軍,天水吳炳鑫部改編为建盛軍,崔正午部改編为驍銳軍,馬安良部改編为精銳軍。

陝西起义后,前陝甘总督升允时在西安滿城閑居,由西安逃入甘境,受清廷任命,以陝西巡撫督办陝西軍务。升允乃与长庚电商,发动甘軍攻陝,将馬安良的精銳軍进行扩編,担任攻陝前敌任务。同时长庚拨振武、精銳两軍归升允指揮,又派署甘肃藩司彭英甲为前方营务处,并以隴南的驍銳軍与隴东的壮凱軍为后应。忠武軍鎮守省垣,准备随时調遣。遂于一九一一年农历十月出师东进,以陆洪涛所部振武軍为最前部队,馬安良繼之。

陆部經涇川直扑陝属长武县时,陝軍张云山率部数千,在冉店桥(距长武城六七华里)迎战,不幸失敗。陆部乘胜攻陷长武县城,生擒张部营长石某斬首悬于城楼示众。张部退守邠州后,陆部繼續追击,张不支,节节敗退。十一月底张率部在永寿县西山地据险抵抗,鏖战竟日,退守县城。陆率部围攻一整夜,又发动拂晓猛攻,张不能支,最后退至乾州。陆部尾追,进驻乾属之鉄佛寺(距乾州城約廿华里)后,升允总部亦进驻乾西十八里鋪。此时,馬安良聞陆部連克数县,乃由后方率部赶到,即由馬部攻取乾州。不料张云山坚守乾州,并在乾城西北一带布防,以为犄角之势,致馬安良部側背受制,不能得手,屯兵城下,围攻月余,終无法攻入。升允急不可耐,又令駐鉄佛寺之陆洪涛部,繞乾州之北直趋醴泉,于十二月初又攻下醴泉城,并乘势进迫咸陽。至是陝西省垣震動,人心惶惶。

正在危急之时,清帝退位,共和告成。长庚以大勢已去,电升允回师。陆洪涛与馬安良同时率部返兰。长庚等不告而去,陝甘

总督印，交由甘藩司赵惟熙护理。赵邀同甘紳馬福祥等电北京拥护共和。时值袁世凱任总统，袁乃命赵惟熙署理甘肃都督。陆洪涛由于在陕作战甚力，各方均重视其人，此为陆的地位和实力在甘长成的主要因素。

赵惟熙督甘后，至一九一二年春，以庫空如洗，无法维持，乃去职，由内务司长张炳华护理。张接事将近一年，因其昏庸无能，与地方人士又不能合作。一九一三年春，袁世凱任命张广建为西北筹边使，率新建左右两軍入甘。行抵定西，张又被改为甘肃督軍。时隴东护軍使张行志辞职，张保荐他的參謀长吳中英繼任，不久，护軍使制度又改为鎮守使。吳任职后，以用人不当，激起兵变，袁政府派陈树藩、周介人查办，吳被免职，遂改任陆洪涛为隴东鎮守使。

陆洪涛到职后，注意地方治安，不愿多事，故在任期間虽无显著治績，尚为当地人士所拥戴。张广建在督甘期內，任用私人，貪污成风，終以政治腐敗，財政无法维持，汉回各族将領及甘紳紛紛反对。时有酝酿拥护馬福祥督甘的风声，张当时深感不安，为自卫計，乃調隴南鎮守使孔繁錦率部队四营进省駐防。张的亲信兰山道尹孔宪廷，在甘搜刮財物极多，恐以后离甘不便，乃席捲所有繞道由宁夏赴京，行抵銀川被馬福祥扣留。张聞訊震恐异常，乃于一九二〇年冬离开甘肃。

当甘肃易督风潮正熾之时，馬福祥督甘之势将成。但陆洪涛的帮統张兆鉅（前清武举，甘肃渭源人）倡言反对回族主甘，并召集隴东将領在其私邸开会，歃血为盟，領銜通电北京政府及各方，反对发表任命。电詞中有汉回世仇，如中央不顾輿情演成事实，彼等将以死周旋等語。当时在京甘紳秦望瀾、宋梓等，閱电恐酿成甘乱，并以陆洪涛在甘服官多年，尚孚众望，向徐世昌全力保荐，以陆

督甘。一九二一年一月发表陆洪涛护理甘肃督軍，以兰山道尹陈閣护理甘肃省长。馬福祥被任为綏远都統。甘肃易督风潮至此告一段落。

在陆洪涛就任甘督不久，北政府主张軍民分治，以清翰林潘齡皋昔年宦甘，熟悉甘情，乃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先发表潘为甘肃禁烟大員，当潘到省之时，任潘为甘肃省长命令亦达。同时正式任命陆洪涛为甘肃督軍（改护理为实任）。潘在省长任內作风生硬，官僚习气很深，历时不久，即与省議會不和，与陆督亦不能融洽，遂酿成一九二三年六月省議員集体闖进省署提出質問一事。由于卫兵阻挡，引起冲突，有几个議員被打受伤，惹起了很大的风潮。宁海鎮守使馬麒給議長楊思来电慰問被打伤的議員，对潘极表不滿。从此，潘不能安于其位，电請入京面陈要政，保教育厅长林錫光护理省长，遂于是年七月离甘。林系福建人，书生出身，对陆事事恭順，后陆即保林正式升任省长。历时未久，林又与陆不諧。时陆之駐京办事处长董士恩（陆之胞弟，出嗣舅家），見各省軍閥以督軍而兼省长不乏其人，乃在京活动。一九二四年三月北政府又免林錫光职，任命陆洪涛兼任甘肃省长。从此，甘肃軍政大权乃掌于陆氏一人之手。

二 陆洪涛督甘后甘肃各鎮的割据情况

辛亥以还，甘肃共有八鎮。各鎮鎮守使中，汉回两族各占其半。回族是：宁海（即青海）鎮守使馬麒，宁夏鎮守使馬鴻賓，甘州鎮守使馬麟，凉州鎮守使馬廷勳。汉族是：肃州鎮守使吳桐仁，河州鎮守使裴建准，隴南鎮守使孔繁錦，隴东鎮守使张兆鉅。当陆洪涛护理甘督命令发表之后，回族各鎮守使，以拥护馬福祥督甘的目的

未达，尤其对隴东將領張兆鉅等通電反馬一事憤憤不平。當時省城紛傳各馬有獨立之說，馬廷勳率部已開至河口，省城騷泥泉一帶伏有馬之密探哨兵等等，不一而足。陸聞訊後，對來蘭就職遲疑不決。其幕僚樊鼎樞曾建議先督駐定西，令將督印費至定西接事，再觀動靜。陸未採納，乃派其衛隊統帶魏鴻發先率步兵一營、機關槍一連，於農曆十一月底晉入省城，駐山子石皖江會館，又令李長清、李毅率部準備繼進。馬廷勳聞陸部已入省城，遂將河口之兵撤退。當時隴南鎮守使孔繁錦由張廣建調來省垣尚未返任，由魏鴻發與孔和各方接洽後，將所部分布城郊，即電告陸洪濤省城安謐無事。駐蘭陸部萬寶成、梁華鋒等亦電陸，請其即速晉省。陸遂毅然由平涼西上，於農曆十二月十九日抵蘭，並於二十一日就職視事。

在陸接事之後，回族各鎮守使由於隴東張兆鉅反馬一電關係，對陸頗不諒解，雖未公開表示違抗，但督署下達政令，形同虛文。各鎮所屬縣缺，均由各鎮守使直接委任，只是報省備案。駐軍餉餉逕由縣署稅局直接提取。各县民財各政，均由各鎮把持，真是省令不出省垣。此種情況，陸亦極感氣憤。其部下將領黃得貴、李長清等，主張用兵征服，認為炮火一響即見分曉。但甘紳鄭濬等，力言兵端一開，地方先遭糜爛，百姓必受涂炭，恐兵連禍結，甘局無法收拾，主張尋求調和途徑解決。陸從其議，乃先分電各鎮守使親自或派員蒞蘭共商大計。省紳清翰林劉爾忻觀此情況，亦愿出面調解，乃會同地方各耆紳聯名電各鎮守使，請其同蒞省垣共商要政。電文中對甘肅地方疾苦情況與漢回和衷共濟之必要，特予強調，並對隴東將領發電反對易督之舉，多加解釋，對電中措詞不當之處，亦予辯駁。此電發後，情勢為之緩和。不久甘州鎮守使馬麟首先來省，謁陸後表示愿任和解之責。當即由彼分電西寧、寧夏、涼州各

鎮守使，略謂前電措詞不當，系出自陸督幕僚所為，陸並不知情云云。各鎮守使接電，芥蒂少釋，分別復電，表示服從。未幾西寧鎮守使馬麒派其弟馬麟（字勛丞，與甘州鎮同名同姓）晉省接洽。從此各處信使往還，甘肅局勢表面漸趨統一。時人謂劉尔忻等一電奠定甘局，確亦與有力焉。但實際上各鎮不但與陸不和，即回族與回族各鎮、漢族與漢族各鎮之間，亦爭權奪利，明爭暗鬥，各自為政，橫征暴斂，無所不為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消除，陸亦無從過問。

在漢族各鎮守使中，如肅州之吳桐仁與河州之裴建淮，則庸庸碌碌，只圖保守職位，不求發展。隴南之孔繁錦，對陸表面上表示服從，實則貳陸為無作為之人，遇事不經請示，任所欲為。孔在天水私設實業銀號，濫發紙幣，擾亂金融；設立“惠濟便民質”，用高利貸剝削人民；設造幣廠仿鑄銅元，大發其財；又設電燈廠、工藝廠、紡紗廠，並大興土木，修鎮守使署，建九間樓設立軍事學校；同時又征調大批民兵修汽車路，並开辟各县大車道。從表面看，似是“厉行新政，百廢俱舉”，實則是好大喜功，勞民傷財，徒為安置私人，貪圖自肥而已。此外，孔對隴南各县稅收及烟亩罰款，悉數截為自用，以供其私人之揮霍。對省署形成割據之勢，其飛揚跋扈，可謂為各鎮使中之突出者。

隴東鎮守使張兆鉅，亦仿效孔繁錦的作法，在平涼設立銀號，私鑄銅元；創辦耕武堂，訓練軍事人員，為發展個人野心作好準備；並派員向曹錕、吳佩孚贈送重禮，拜在曹錕門下，企圖活動；又在平涼大興土木，建修私邸；為了添購軍火，向各县強征銀款。當時隴東人民所受禍害達于極點，曾釀成宁县農民聚眾暴動圍城之變。省督署實際上亦不事過問，任其為所欲為。

三 陆洪涛在甘肃的用人行政

陆洪涛素习军事，政治非其所长。在任标统及隴东鎮守使时，治軍比較严明，人民爱戴。及其升任甘督，掌握軍政大权后，仍标榜以爱民为旨。在治甘五年期間，以保境安民休养生息为施政唯一方針。他思想保守，无志进取。当时有人建議充实軍备，整頓市容，发展交通，兴修水利，振兴教育。陆謂：“甘民現在可謂穷困极矣，作吏者只要維持现状，不扰吾民，即尽到职责。”他对用人強調穩練，不愿延攬人才，常說：“我所擢用者，皆随吾多年老人，其性情我所深知，喜怒笑罵由我，将来不至有掣肘发生尾大不掉之虞。”故在兰改編軍隊时，将自己統率多年之振武軍及巡防各营，整編为甘肃陸軍第一师，自兼师长，以黃得貴、李长清为旅长，韓有祿、包玉祥、汪恆泰、周自紹等为团长。至一九二三年陆因疾不能理事时，則以巡防統領宋有才任軍务厅长。由于陆左右缺乏軍事政治人才，故在用人方面，只好以行伍出身目不識丁之人員充数，因而督甘数年无甚建树。在建設方面，虽曾任张維、史彰等为市政筹备处处长，因未拨发充裕經費，仅将兰州大城內东南西三条馬路略事翻修，并扩展西关、新关及桥門街三馬路，其余概未曾計及。后来甘紳刘尔圻倡議重修五泉山寺庙，陆由烟亩罰款項下陸續拨款十余万元，使五泉山麓以至山頂寺庙及西龙口各处樓閣亭台，均得煥然一新。后又拨款数万元派李宗綱監工，請刘尔圻指导，整修西郊小西湖。至于其他文化教育、交通運輸、水利建設等事业，概未举办。对当时北洋政府发布之各項章規文告，不过依例照轉而已。

陆洪涛主持甘肃軍政，无甚建树，实况如此，而废弛烟禁与鑄造銅元兩項設施，則祸患甘民实非淺鮮。甘肃在前清为协餉省份，